



纪念版第三十二书

《孙中山治兵语录》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

www.leeyuri.org

《孙中山治兵语录》¹

原名：《国父治兵语录》

民-刘咏尧²辑

（2021年李仁缪转录）

¹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² 刘咏尧（1909年-1998年），湖南醴陵人，中华民国陆军四星上将，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1951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年退出军界，创办国防丛刊并自任社长，兼任台湾大学教授等职。

《孙中山治兵语录》

原名：《国父治兵语录》

民-刘咏尧编辑

目 录

自序 / 2

第一章 战争 / 5

第一节 战争意义 / 5

第二节 战争原因及目的 / 6

第三节 战争条件 / 7

第四节 战争及武力之评价 / 9

第二章 军人 / 13

第一节 军人职责 / 13

第二节 革命军人 / 14

第三节 军人精神 / 16

第四节 军纪 / 19

第五节 军人与政治 / 20

第三章 军政 / 22

第一节 总论 / 22

第二节 组织与编制 / 23

第三节 兵役制度及裁兵 / 25

第四节 练兵 / 26

第五节 国防与军备 / 28

第六节 筹饷 / 29

第四章 战略 / 31

第一节 革命 / 31

第二节 护法 / 33

第三节 戡乱 / 35

第四节 北伐 / 41

第五章 战术 / 42

第一节 要旨 / 43

第二节 革命 / 44

第三节 护法 / 46

第四节 戡乱 / 49

第五节 北伐 / 56

自序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均有其独特之军事天才，其治兵识见之高，远非后学者所可及其万一。然历代帝王，大都崛起草野，仅以武功著称于当时，少有学说流传于后世。至我 国父孙中山先生则不然。中山先生学贯中西，才汇文武，治学范围，包罗万象；其有关军事方面之文电讲词，不过平日信手拈来，非专为吾人作兵学上之研究者。因其天才卓越，学识渊博，汇合各种学术之精华，形成出类拔萃之军事思想；虽片言断语，亦足为后世法。其有关战争之各项论述，无不契合现代战略战术原则，深入浅出，异常正确，堪称为战争之指导原理，亦为军人之治兵准绳。而其造诣之深，较专习兵学者，尤有过之。吾人今日读其遗教，诚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

国父关于军事上之言论，虽散见于各类遗教之中，而其基本精神，仍能脉络一贯，浑然一体。综合所见，约有七端：

- 一，加强政治战：国父对革命战争，咸以政治战为主，而以军事战为辅。此项原则，诚为千古不易。孙子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李德哈特所谓之间接战争，其涵义俱不外此。
- 二，倡导总体战：考总体战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名将鲁登道夫之「全民战争论」发其端，实则 国父所示「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者无不胜」之旨，已将总体战之精义，包含无遗。所订实业计划，从国防观点上观之，亦甚切合总体战之需要。
- 三，属行精兵主义：国父认为军队贵精而不贵多，对裁汰冗兵及实行兵工政策等主张之用意，皆在求其达到精兵之目的。

- 四，重视军队编制：国父以为欲有良好之军队，必先有合理之编制。曾于民国十三年，与今总统蒋先生书中，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训练事，自拟一编制表，并特别强调不可变更。其对编制之重视为何如？
- 五，注重军人精神教育：国父以智仁勇三达德为培养军人革命人生观之要素，期望所有军人均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牺牲奋斗。而于智仁勇三达德之阐扬，较过去一般人之诠释武德，尤为积极而具体。
- 六，强调战略与战术之配合：为使各地区之战斗行动，悉能自由开展，故在战术方面力一求独断活用，而于战略方面则盱衡全局而统一运用之，以求作战灵活。国父在革命各时期中，对各方面之指示，均系本此要领，洵堪引为用兵之圭臬。
- 七，赞扬游勇战术：国父对游勇战术之优点，多所论及，并曾加以充实与说明。此种战术，在以劣势兵力对抗优势敌人时，益具有特殊价值。我国八年抗日战争，其得力于广泛游击战术之支助者不少，实受 国父游勇战术之启发所致。考游勇作战，本无所谓战术，但彼等有其独特而丰富之作战经验，国父将此等经验，予以演绎，自成游勇战术，遂为今日游击战术之滥觞。

以上各点，仅为 国父思想体系中之一部门，而 国父之思想，则以「知难行易」之哲学为基础，故皆力去空疏，务求实际，其有关治兵论述，立论悉中肯綮，句句均能见诸实行。是以吾人不只在于了解其文字之意义，而尤应为切实之体验与遵行。

今日吾人遵行之道为何？略而言之；一曰扩大政治██████，掀起██████运动，以为军事反攻之先驱；二曰加强总体战，务求党政军民之意志行动，在██████大案上，结合为一；三曰厉行兵役制度，以达到扩增兵员与精兵之目的；四曰随时改进三军编制，以符合现代武器与技术██████之要求；五曰发扬革命军人精神，复兴武德，以担当第三期革命之历史任务；六曰重视战略与战术之灵活运用，使██████战斗，分合得体，在就统一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统一；七曰发动敌后广大之游击战争，以配合国军之██████战斗。

余就平昔研读《国父遗教》时，蒐罗有关治兵之言论，辑为《国父治兵语录》，承世界兵学社编入〈中国兵学大系〉，借供我国人士之参研，倘能因以引起三军将士本此语录，在军事上作实际之改进，则于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之伟业，不无裨益也。是为序。

刘咏尧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一月十五日于台北

《孙中山治兵语录》

第一章 战争

第一节 战争意义

国家为战争而在在者乎？抑战争为国家而存在者乎？此一可研究之问题也。论国家之起源，大抵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人侵略之目的而为结合。其侵略人固为战争，即欲避人侵略，亦决不能避去战争。战争不能以一人行之，故合群，合群不能无一定之组织，故有首宰，首宰非能一日治其群众也，故应为永久之组织而有国家，故论其本始，国家不过以为战争之一手段，无战争固无国家也。（民国六年中国存亡问题）

使国家长此不变，则国家如何始可开战之问题殆无研究之余地。以国家本已常在战争状态，无须开战故也。但在今日之国家，则与其原始时期绝异。国家自有国家之目的，不徒为战争而存立，有时国家不能不战争者，为达其国家存立发展之目的，而后以战争为手段耳。以有国家故为战争，非以欲战争故为国家也。（同前）

国家之生存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故苟有害于此三者，可以抗之也。抗之不足，至于宣战亦有理由。（同前）

夫战争以求达目的，因致殃民，不得已也。无意于以战达目的，而徒以不知殃民，则大不可。（民国八年护法宣言）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番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民国十二年党员不可存心做官）

第二节 战争原因及目的

美国为平等与自由两个名词，经过了两次战争，第一次争了八年，第二次争了五年，才达到目的，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人人都存一个争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们革命，推倒满清，才是不争皇帝的第一次。（民权主义第三讲）

四年以来，爱国之士，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名为南北之争，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而已。（民国十年一就大总统职后对外宣言）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民国十三「年北上宣言」）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同前）

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之帝国主液。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民国十三年北伐宣言）

商业战争，亦战争之一种，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战争，无民族之区分，无国界之制限……故商业战争之结果，其损失，其残酷，亦不亚于铁血竞争之以强力压迫也。（实业计划结论）

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战争何时可以终局，如何可以解决，无人敢预言之者。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同前）

第三节 战争条件

（一）战争意志

昔人有言：「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又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察！也。」以一国而为战争万不得已之事也。其战争而获如所期，则目的之达否未可知也。不如所期，则败战之余，动致危其国家之存在。夫以一国为孤注而求胜，则必其舍战争以外别无可以求其生存发展之途者也。必其利害为一国人公共之利害而非可一小部分之利害。故国人乐于从事战争，进战不旋踵，伤废无怨言也！（民国六年中国存亡问题）

存者不亡之谓也。从无有而使之有，则为兴；不使从有而之无有则存，故不亡而后能存。……至于存在之根源，无不在于国家及其国民不挠独立之精神，其国不可以利诱，下可以势劫，而后可以自存于世界。即今摧败，旋可复立。」（同前）

须知国家之受损害，有时可以回复，若国家之行动为人所胁迫，不谋抵抗，则其立国之精神既失矣！虽得大利，亦何以为？昔人有言：匹夫不可夺志，士有志也。国亦有之，以国家之志而见夺于人，则其视宋姬待姆，齐女泛舟，不尤有愧乎？夫战不可必其胜；守不可必其完，然于不胜不完之余，使彼胜于兵而工略地者，不能夺其志，则人将亦逆知其志之不可夺，而不以无理凌之。（同前）

（二）外交手段

国家既不可以长从事于战争，而对外国之关系则有日增无日减，于此关系日密之际，不能用战争以求达其存在发达之目的，则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谓外交者由是而发生。…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战争既毕，仍当复于外交之序。（同前）

中国向来闭关自守，非以人为隶属。即与人为战争，中间对于匈奴吐蕃回纥契丹女贞等，虽有和好，皆以贿求安，初无所谓外交手段，惟无外交经验，故海禁初开，动辄与人衝突，冲突之后，斲伤随之，……平时虽有外交关系，实未尝有外交手段。故自鸦片之役以来，……每战必割地赔款，损失权利，而无功可见。中国之对外国，不知外交手段之为患，非不肯战之为患也。…（同前）

（三）武力的重要

现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至被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救亡。……若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足以保全我国领土，外人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民国元年共和须以兵力为保障在北平袁世凯欢宴席上之答辞）

想我中国未革命以前，列强环伺，欺凌侵并，无非以我国武力不足，今日民国正当草创，欲中国成为强固之民国，弗有精强陆军不可。（民国元年在广州军界演译）

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衡的能力，才能够生存。（民权主义第一讲）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民权族主义第六讲）

不过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歌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我们中国人数有四万万，向来虽然爱和平，但是为生死的关头也当然是要争斗的，当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亚洲民族联合起来，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力，一定有胜无败的。（民国十三年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

欧人多恐中国他日侵犯，此诚所见不远，若中国被逼而为此，则将成水师强国与武力强国。惟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向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祇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果尔，将来事势所趋，则难预言。（民国元年在香港与南清早报访员威路臣谈话）

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杀，并非一人之事，切勿误认。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他办法。（民国十二年在广州大本发演讲）

第四节 战争及武力之评价

近时世界战争，已证明人类之于战争，不论或胜或负，均受其殃，而始祸者，受害弥重。此理于以武力战者固真，于以贸易争者尤确也。威尔逊总统今既以国际同盟，防止将来之武力战争，吾更欲以国际共助中国之发展，以免将来之贸易战争，则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庶可从根本绝去矣。（实业计划绪言）

在列强之行动，如系真实协力为共同之利益计，而彼之主张军国主义者，欲为物质向中国而战争者，自无所施其伎俩。此无他，盖为互助而获之利益，当比因竞争而获之利益，更为丰厚也。彼日本之武力派，尚以战争为民族进取之利器，彼参谋本部，当时计划十年作一次战争。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战争，获最丰之报酬，于是因之而长其欲。一九〇四年日俄之役，获大胜利，所得利益亦非轻小。最后一九一四年之大战争，复加入联军以拒德国，而日本以出力最微，费财至少，竟获一领土大如未战前之罗马尼亚，人口众如法国之山东。由此观之，在近三十年间日本于每一战争之结局，即获最丰厚之报酬，无怪乎日本之军阀，以战争为最有利益之事业也。试以此次欧战最后之结果证之，适得其反。野心之德国，几尽丧其资本与利益，与其他难以计算之物。法国虽以战胜称，实亦无所得。今中国已醒觉，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即不幸中国为日本所占领，不论何时何处，亦新非日本所能统治有利。（实业计副「结论」）

我国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黷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离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问题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平和，我民族之责任不綦大哉！……易曰：「谩藏诲盗，冶容诲淫。」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皆不知自卫者警也。（民国八年精武本记序）

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步，不可专用兵力，因为兵力，只可以用来做破坏的事，不可用来做建设的事。要做建设的事，便要有主义和方法。……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注重兵力的奋斗。（民国十二年在广州对党员演译国民党奋斗之法宜策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

故兵者不祥之物，然以视用之者如何。足下精兵数万，指挥运用，以行伟抱，此其时矣。……（民国九年覆王文奉函）

至于欧洲人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民族主义第四讲）

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说起功效来，是那一样大呢？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民国十二年在广州对党员演讲国民党奋斗之法）

要政治上切实的道理，实行出来，统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武力，压逼群众，强迫去行，中国古时政治变更，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一种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令去行。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同前）

所以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之唯一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民国十二年在广州大本营演讲国民党过去失败之原因与今后努力之途径）

我们今晚来欢迎巴先生，巴先生是外蒙古人，外蒙古到民国以来脱离中国，……我们南方政府，向来没有用过兵力去征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远万里而来，想联合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就是因为我们有主义。由此便可见主义大过武力。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由此便可知主义胜过

武力。（民国十三年在广州欢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演讲）

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患于新政府，故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民国纪元前一年冬在香港舟次与胡汉民谈话）

此次改组，……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必要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完全实现，方可算是吾党成功。但此等成功，不能单靠战争。（民国十三年在广州大本营演讲国民党过去失败原因及今后努力途径）

我党从今日起，努力做去，务要达到党员战胜，方得谓之成功。如其不然，若专靠兵力，虽百战百胜，亦不得谓之成功。（同前）

第二章 军人

第一节 军人职责

军警为立国之基本，世界各国之强盛，皆由军警之努力得来。……当此国势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而我之所赖以对待者则军警界同胞是。是军警界同胞之责任，较革命之责任为尤重。……须知合力同心，以尽对外之义务，决不可干预政治，自生扰乱，以促中国之亡也。

专制时代之军警，专为保护皇室，残害同胞；共和时代之军警，则为捍御外侮，守卫同胞，共享利益。外国军警，皆以对外为主义，于本国之内政，立于旁观之地，各尽天职，不相妨害，故其国之富强蒸蒸日上。今我军警同胞，果能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前途，对外尽捍御之劳，对内尽维持之力，则我中华民国自此日进富强，可称雄于东亚也。（民国元年在北京军界欢迎会演讲军警界之责任）

诸君因皆会受军事教育者，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民国十一年讲军人精神教育）

诸君之为军人，亦不过社会分工之一而已。彼为农、为工、为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执干戈，故有待于军人之保护。而军人之生活，则皆取给于彼。……然则军人所为何事？对于社会所担任之职务何在？是在乎保护人民，与保卫国家。凡军人分所应为之事，亦即在此。（同前）

军人者，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一，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同前）

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民国十三年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演讲）

第二节 革命军人

什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大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敌人，才叫做革命军。

（民国十三年讲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同前）

把全军变成革命军，把现在痛苦的世界，改造成一个安乐世界。这种责任，是救国救民的责任。国家改造好了，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要担负这种大责任，便先要有奋斗精神，明白三民主义。……我们要担负这样的大责任，做成这样的大事业，非有大志愿、大胆量和大决心不可。（同前）

所以当革命军的人，第一要有胆量。……胆量是从革命精神来的，……革命精神是由于革命道理发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就是革命的道理。（民国十三年在广东东部讨贼军演讲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

革命军打仗，……必要有一个人去打十个人。……诸君在通常打仗的时候，挑敢死队做先锋，就是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但是像这样用一个人去打十个人，必要用多钱，悬大赏；军队打仗要多钱，便不能算是革命。要有多钱才去打仗，那便是为钱去拼命，不是为三民

主义去奋斗。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变成革命军，便是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因为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所谓仁义之师。这种死法，是为主义而死，不是为金钱而死。（同前）

中国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民国十三年在黄埔陆军军官校讲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

我们要知道怎护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军，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同前）

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来做革命的事业，……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革命，才

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同前）

做革命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是从立志中发扬出来的。……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如果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同前）

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甚么方法呢？……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同前）

当革命军的资格，……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同前）

第三节 军人精神

至于精神定义若何？欲求精确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民国十一年讲军人精神教育）

精神之为何？须从哲学上研究之，…然总括宇宙现象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

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亦即所以发扬为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

（同前）

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试以武昌革命为例，……余以为打破武昌者，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兵法云：「先声夺人」。所谓先声，即精神也。准是以观，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以武昌一役决之。（同前）

故两国交战，能扑灭敌国之战斗力者，即在扑灭敌人之精神，而丧失其战斗能力。兵法有言：「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务先打破敌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犹其后也。……所谓「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为之也！（同前）

故在今日欲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但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

（同前）

诸君皆为军人，须知军人之智，……尤须知军人之智，在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试再分述于下：

何言乎别是非也？……军人所以卫民，利于民则为是，不利于民则为非；军人所以卫国，利于国则为是，不利于国则为非。是非不明，则已无军人之精神，何能卫民？何能卫国？

何言乎别利害也？利害之与是非，本相因而至，……是则为利，利可为也；非则为害，害不可为也，明乎此，始可谓智，始可为军人，始可为革命之军人。

何言乎识时势也？……古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何谓时？即时机成熟与否之问题。……何谓势？即势力之顺逆，与难易之比较是。……故曰：「乘时与势，无不成功。」

何言乎知彼己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彼即敌人也。（以上民国十一年讲军人精神教育）

军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于救国。故自有军人以来，无不日为国尽力。（同前）

军人之勇，第一必要为技能。……约言之，有五种技能，为游勇战术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羸。（同前）

军人之勇，于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所谓勇即不怕二字。然暴虎冯河，人之所能，独至于死，则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恶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问题为哲学上问题，……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在乎自择，明生死，则能鼓其勇气以从事于革命事业，……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同前）

军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为智，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然后左右逢源，无不如志；第二之要素为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则在实行三民主义；……三之要素为勇，军人须具有技能，始足应敌，而又须明于生死之辨，乃不至临事依违，第有所顾忌，此

三者军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发扬光大，非有决心不能实现。但所谓决心者，须多数人决心，合群策群力而为之，非少数人所能集事。……因此所生之结果有二：一曰成功，二曰成仁。（同前）

第四节 军纪

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便像中国自由的对待名词，成为放任放荡，在学校内便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那还能够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民权主义第二讲）

愿吾海陆军将士上下军人，共励初心，守之勿失，勿婴心小忿而酿阅墙之讪，弗借口共和而昧服从之义，弗怠弛以遗远寇，弗骄矜以误事机，拥树民国，立于泰山盘石之安，则不独克尽军人之天职，而吾黄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行于无极。（民国元年告海陆军将士文）

本总统至大期望于贵军，贵军亦即负大责任于中国，替天行化，神武不杀之谓仁。伐罪吊民，温肃并行之谓道。凡大军所到之处，最禁侵犯奸淫，俾农工商贾，各安其业；更严禁妨害外国人之生命财产，教堂商埠等，俾外人不得乘机至内地；学堂工厂，尤须极力保护，以应民心。（民国纪元前六年致革命军首领照会）

兵民相疑，实光复后最大恨事。吾民经济恐慌，苦痛已甚；况复流兵抢劫，时有所闻，战后人民，何以堪此？本总统就任后，首谋统一军队，连日与陆军当局筹拟办法，不日当可军纪一新。（民国元年覆南京市民函）

儆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民国元年对湖北军政界欢迎会演讲自由之真谛）

同时有一语奉告诸君，则诸君欲得完全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当未退为人民，而在职为军人或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服从纪律，万万不可。……须知军人之数少，人民之数多，吾辈服务之时短，为普通人民之时长。朝作总统，夕可解职，朝为军长，夕可归田，完全自由，吾辈自可随时享受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军人之自由，此语最须牢记。（同前）

第五节 军人与政治

许多人以为政治是很奥妙艰深的东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国的军人常常说，我们是军人，不懂得政治。……殊不知政治是很浅白很明了的，如果军人说不干涉政治，还可以讲得通，但是说不懂得政治，便讲不通了，因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所以军人当然要懂得政治，要明白什么是政治。（民权主义第一讲）

满清时代的武人，是受文官节制的，就是一个提督，也不敢侵犯州县官的职权。如武官有不法行为，满清亦能照律严办。试问现在的北京政府，有这样的魄力么？依兄弟看来，要免一个师长旅长的职，还不敢呢。

前清时代的土豪，包揽词讼，鱼肉乡里，还不敢公然出头，现在的政客，居然白昼现形，挑拨武人，扰乱国政。武人所有种种的不法行为，都由政客养成。因武人的脑筋很简单，作恶的方法，还不能设想周到。（民国八年在上海青年会演讲）

不法军官，横行闾里，蹂躏乡民，至于此极，不胜怨愤。……文亦乡人，当此宗国垂危，里闾不靖，俛仰慨叹，实有不能已于言者。…中国今日万事，无一不可嵩目棘心，而最终解决，仍在根本问题。即如台函所称护沙统领林警魂等不法情事，夫彼等皆为服役之军官耳，驭之得其道，未尝不可束身寡过，勉自致于功名之域；驭之失其道，则放佚恣睢，遂成民国之罪人。……夫仆役有罪，惟主人得而惩治之，诸乡先生身为国民，即民国之主人，对于恶仆横行，弁髦法纪，诚不可不加以制裁。…宜从各方面着力，明事实之真相，得犯罪之主名，庶机公愤可申，大法得立。（民国七年覆港商陈赓如函）

第三章 军政

第一节 总论

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载戈之士，遍于十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行动，整齐划一，夫岂甚难，是曰军政之统一。（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一）主张整理军政：今天处于武装和平世界，对外方面，军备必须扩张，然扩张军备，当自整理军政始。盖扩张军备之举，须待诸三四年后，而今日入手方法，则在整理军政，军政整理，而后始有扩张可言也。整理军政方法，一曰划分军区。于行政区域之外，别划分全国为数大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使军民分治，易于实行。一曰统一军制。今各省军队之编制亦至不一，分歧错乱，非军事所宜。故当使军队，按一定之编制，俾军事归于统一。一曰裁汰冗兵。军备虽应扩张，而冗兵则不可不裁，盖兵备实精，其操练不勤，老弱无用，理宜一律裁尽也。冗兵既裁，然后于其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始可以为扩张基础。一曰振兴军事教育。欲扩张军备，则须求良好之将校。吾国今日之将校人才，异常缺乏，故此数年中，亟宜振兴军事教育，以养成一般将校人才。一曰扩充兵工厂。吾国今日军备上，最大缺点，则为器械不足，兵工厂只有数所，而制出品为数亦微，今日欲扩张军备，然无机械与徒手无异。故宜极力扩张兵工厂，先使器械丰富。此数者，皆为本党扩充军备之计划，而本党对于政策所主张者一。（民国二年国民党政见宣言）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民国十三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第二节 组织与编制

国会议员亦已陆续前来，日间齐集，当即开会组织最高军事统一机关，出师讨逆，以达真正共和之目的。（民国六年致南洋同志函）

以为军事进行，贵在单一，彼此团结，合力共作，较之声援相通，互助协济者，其不可拔之基为益坚，而进取成功之效为尤伟，故此时急宜设军事上统一机关，公推军政首长同志为各军总领，使实力有所积中，精神十分团结。以前同志所部各军，以实力额数，改编某师某旅某团，由各师各旅各团各派晓畅军事者，组职总参谋机关，使为军政总机关之辅，使各部情事无所扞格，声息易于相通，而军政愈得指臂之效。（民国七年致廖香芸等函）

粤军既能讨贼，于临时指挥作战，自以统一为宜。炮团改编实为大局，有功能让，可作近日军人之模范。至假借利器，供前敌杀贼之用，一视同仁，不分畛域，此举尤不易得。（民国九年嘉勉余鹰扬函）

今日开始练兵，犹不能行我所定编制，若谓练成之后，士兵长官都成了习惯，而后再行改制则更难矣。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练成之后，可以应我方寸之运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我亦无心用之矣。今为应我所用之故，特托嘉兰将军将我卫士练至一营，以为他军之模范。兄谓我编制规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以练至一营或一团为最大单位？以一营等一团，以一团等一旅，有何不可？我想大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则为全国故习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军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势，不知未来之战阵为何物，而以其师承为一成不易也。因为此故，我更要今日之军人舍去其故习而服从我之制度，斯将来乃能服从我之命令，听从我之指挥也。

如果今日教学生存一成见，教成之后，何能使之为革命军，负革命之任务？试观北洋之军队，训练非不精，补充非不备，而作战之远不如败残之杨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曾与南方稍有革命行动之军队接触，而无形中学得一二革命之战术也。此间今日所练之军队，如果将来听我指挥，则我必导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务，更非寻常兵法所有，倘今日开练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练成时，谓能听我指挥，我决不信也。

并附步兵编制表一份，其余炮兵飞兵（代骑）工兵辎重车机关枪甲炮车未定。

革命军步兵编制	兵数	官数
六人为一伍	6	0
六伍为一列	36	1
三列为一连	108	4
六连为一营	648	21（附 2 人）
六营为一团	3888	129（附 2 人）
三团为一旅	11664	388
三旅为一师	34992	1162

此表人数定实，官数可酌量增加。（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六）

第三节 兵役制度及裁兵

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

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国民党政纲中对内政策之第七）

故军队之安置，宜为要图，军兴以来，兵额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武力所驱使，非其本意，一但裁汰，使之隳失所业，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为工兵，统率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以工具，每日工作约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以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饷较现时加倍，将弁月饷百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则其工作所生产之纯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无自差等。如此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挺而走险之虞，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以起积年之疲弊，谋社会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繫于此。现有兵数，既以次悉改为工兵，征集爱国志士，编制国家，定为义务，两年一易，其兵额以二十万人至三十万人为止。（民国十一年工兵计划宣言）

建设事业从何办起？余以为应从军界改良起。军界所应为之事，厥为练精兵。古人云：「兵贵精，不贵多」能养成三五千精兵，则巩固一省而有余。然练精兵，必由裁兵始。（民国十二年在广州军政人民欢迎会讲演）

我之所谓裁兵，决非无办法之裁兵。第一南北同时裁去现在兵额之半，此视去年六月六日鄙人宣言，已属让步。盖前之宣言，因北方自称有护法诚意，故要求北方先裁也。第二，裁兵之后，以兵为工，虽给以加倍之饷，在国家犹为合算。裁兵之款何从出？…吾人固绝对不赞成政府借外债，然裁兵借债，则应予协助。缘实行裁兵，非款莫办，化兵为工，可开辟利源，举外债亦无害也。（民国十二年在沪招待报界席上演讲）

本大总统前在上海宣言，主张化兵为工，……诸君要晓得裁兵便是统一的方法，先裁兵候统一，那才算是真统一。……佛家所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要想成佛，必先要放下屠刀才好呀。……至于本大总统主张裁兵，是在化兵为工，并不是把所有的兵完全裁去。（民国十二年在广州滇桂军欢宴会演讲）

第四节 练兵

我所云练兵五百万，系二十年后事，刻下焉有此巨款。且五百万之数，指常备兵而言。如依征兵制度，每年练兵百万，二年一退伍，有十年工夫，即可得常备兵五百万。再者，练兵乃专指陆军而言，海军需款过多，我国纵不能不兴海军，只要先办到防守一方为止。但使铁路贯通全国，有常备兵五百万，即不虞外人欺侮矣。（民国元年对北京报界谈话答记者问）

国是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方。质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创有组织或驾驶原有之师旅，皆须以敢死得力之同志为本位，然后坚固不摇，战胜一切。南洋同志久受薰陶，且不乏壮勇可造之资，是以专函奉托注意，速为物色此等人士，资遣到来，……再加以军事上之训练，用备他日中下级军官之选，此策甚关重要，幸祈加意毋忽。（民国五年与南洋同志邓泽如函）

交以为一国之更始维新之时，必有豪杰大贤，规画宏谟。提挈纲领，建设文武，垂范将来，而其人之勋名，亦遂与国家同不朽。夫事功在百世，而拥位不过一时，经武图强申儆军人，而教之以捍侮干城之事，其责非异人任。（民国五年致段祺瑞书）

你们各乡农民，向来不知团体，练农团军来自卫，所以总是被人欺负。如果要被人欺负，便要从今日起结成团体，挑选各家的壮丁来练农团军。你们能够这样进行，政府还可以从中帮助的，用极

低价卖枪给你们，你们有了枪，练成了很好的农团军，便是中国第一等的主人翁，能讲很有力的话。（民国十三年在广州农民、党员、联合会演讲）

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在韶关，故望兄照前令办理，将武器速运来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一）

函悉今撮要答复如下：

一、我必要湘军及朱培德部完全出发后，乃能回省，大约要十日左右。

二、大本营决定在韶练兵，地址最好在马坝南华寺之间，此地水土卫生极佳。

三、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枝处分，当以此事为准，若用五千，则可以三千为北伐之用。如完全皆为练兵之用，则当不能移作他用。汝为果要一式之枪，可着之先整顿其部队。若能汰劣留良，得一万则可给与一万，得二万亦可给与二万，因俄船已来过此地，以后再来，当更容易。如我确有可靠之兵，要枪来用，以后不成问题。

（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八）

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时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因迁移费时，则两月断难成就。果期两月可用，则就现地加工便可。又所练之队为数几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则所余之三千枪，必要即日运韶，以利北伐。因赵成梁部在韶，已练就徒手兵数千，彼要求加枪二千，必即日北伐，不求出发费。……兄之

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三千枪能速运来否？切望即答。（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九）

第五节 国防与军备

来函备悉。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抢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场不如外国设备之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励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同志谓中国国防不有相当武备建设，此中国不富强之原因，诚是也，故中国政府，须勤修军备，然后可以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也。文现闻袁君世凯，拟向外国大借外债，以为扩张新军备建设之需，果此事实行，则中国有相当新军备建设也，如是则中国富强，可计日而待也。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娱乐园，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器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民国二年复陈其美函）

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维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以上民国十三年北伐宣言）

权之分配，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例如军事外交宜统一，不宜分歧，此权之宜属于中央者也。……更分析以言，同一军事也，国防固宜属之中央，然警备队之设施，岂中央所能代劳？是又宜属之地方矣。（民国十一年讲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

今为边防起见，宜将琼州另立一省，其五指山内黎峒所未辟之地，则移广东八府之人以实之，则琼州或可自守矣。况琼州有一榆林港，极合军港之用，此港为欧亚航路所经，如立为军港以守之，则不特可以固中国之门户，且可以控制南洋一带。（民国元年对广东旅京同乡谈话）

第六节 筹饷

兹当人心思汉，天意亡胡，所以各省义师，连年继起，然尚未能一战成功者何也？岂以人才之不足，战阵之无勇耶？皆不然也。试观最近广州一役，舍身赴义者，其人多文武兼长之士，出类拔萃之才，当其谋洩失败，犹能以数十人，力战而破督署，出重围，以一当百，

使敌丧胆可知也。然人才既如此，英勇又如此，仍不免失败者，其故安在？实财力不足，布置未周之故也。内地同胞，久在苛政之下，横征暴敛，剥皮及骨，遂至民穷财尽，固无从以集资，而为万全之布置也。故输财助饷，以补内地同胞之所不逮，实为我海外华侨之责任，义不能辞也。内地同胞舍命，海外同胞出财，各尽所长，互相为用，则革命之成，可指日而定也。（洪门筹饷局缘起）

“革命军筹饷约章”

- 第一款 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实通用，交纳税酬，兑换实银。
- 第二款 认定军饷至百元以上者，除依照第一款办法之外，另行每百元配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
- 第三款 凡得记大功者，于民国成立之日，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利权。
- 第四款 以上约章，祇行于革命军未起以前，至革命起事后，所有报效军饷者，照因粮章程办理。

第四章 战略

第一节 革命

今者革命军已起，自七月二十六日（中历）一举破防城后，已进入广西，尽据南事百色一带之大山险隘，有众二万余人，枪械精利，其势可以长驱进取。继以长江两湖东三省之同志，方豫备响应，拟一齐併进。又以义军屡破虏兵，清朝尽调广东广西之兵来战，我军虽勇，惟军火粮饷尚须源源添足。初起之际，必须持重，故据险固守，日日操练，以成精兵，专候各省之响应及海外同志之接济。两省有一能如意，则长驱以定两广，出师湘鄂，革命前途，大有可望也。（民国前五年致何佩琼函）

弟自南来，即欲经营大军，在钦廉发起，以东西兼顾，沛然进取，躬自经营者数月有余。又得海外同志之协力，联合好义敢死之士，输运新式枪械，百事俱备，乃于中历七月廿四日与虏兵战于钦州之王光山大破之。……二十七日乘胜进攻防城县，一鼓破城。……即晚全军出城，进取钦州，虚围其城，以诱虏兵来救。八月初三日，全军直趋灵山，初五六两日连破横州、永淮两县（皆广西省南宁府属），……现在全军进取南宁府城，以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惟虏廷亦十分提防，现尽调广西之兵，往救南宁，又调广东之重兵，以驻钦廉，欲以两广之全力与革命军决战。我革命军亦尽锐相待，以决胜负，若能破其救兵，那南宁可得，南宁既得，则两广易定。因现时两广之兵，皆聚于南宁一带，若南宁既破，则前无强敌，大军所至，迎刃而解矣，此为胜负之关头，革命军第一级之着手处也。今日接电报，虏廷既已调湖北军来会战。夫以新起之革命军，敌三省之兵，闻者或代为忧虑，

然弟已夙计及此，早为豫备，不日广东将有义起而响应，使虏朝东西不能兼顾。至于湖北之兵，恐长江有事，不敢遽来，若其果来，则长江义师，乘虚而起，愈为得手，此可无足忧虑者。今之所急，惟在尽力帮助攻取南宁之革命军，使得早日破敌耳。夫虏廷既合两广之兵力，以救南宁，我同志必合全体之力，以接济南宁之革命军，然后可以必胜。现今革命军好义有勇，人心坚定，固可以进取无前；惟必须接济军需，……切望同志诸兄慷慨仗义，筹款接济，……能于信到七八日内筹得，以济军需，则革命军知海外同志之热心公义，……必然勇气百倍，奋力立功。……必能打破此胜败关头。虏兵既破，南宁既得，则两广指日可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在此，一举。……南宁破后，弟即于该处建立军政府，使各道革命军有所统系。（民国前五年致邓泽如函）

若于此时广西能大活动，以为钦廉义师之声援，则西路大局可定，而东路惠潮，亦可预备再举矣。云南之局亦有布置，广西得手，则云南之师，亦可随之而动。如此，则两广云贵可期恢复，而革命军之根本固矣。全局关键，繫于广西边防营勇之响应，而响应之迟速，又系于筹款之成否。今得足下力任一臂，事可无忧矣。惟机局之来，难得而易失，今诚千载一时之机，若不致迟延错过，则南方基础可定，而破竹之形成矣，恳为留意幸甚。（民国前四年致邓泽如函）

现在用兵方略常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路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之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连日内据探报，敌假议和，而集重兵力，图取江淮。系分三路，一由亳州，一由徐州，一由颍州等情。南京之兵，已陆续赴前敌，尊

处如探得敌以退兵为名，意图南下，务望坚逼敌军，以牵制其兵力，并一面电飭黄州及阳逻各军，抄击其左侧，是为至要。（民国元年覆黎元洪电）

和议成否，决于数日之内。清帝有意退位，现在商待遇之条件：一、清皇帝之名号，终身不废，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二、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三、其年俸若干，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惟不得少于三百万之数。四、陵寝宗庙，永远奉祀。五、奉安等处工程，照实用数支出。六、满蒙回藏之待遇，与汉人平等。又对于表内开之要约：一、清帝退位，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改设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文即辞职，请参议院公举项城为大总统。以上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请仍照前电准备。现北方已有重兵至宿迁；窥淮、杨、闽、鄂、桂之兵须到南阳，宜一面扰围铁路，一面选派洛阳、山阳之民军以牵制之。（民国元年一月致黎元洪电）

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凡关于湖北方面之作战计划，应请尊处相机制宜，不为牵制。惟敌人作战目标，移向南京，图军行动之总方略，应由中央规定，通告各处，然后能期统一。（民国元年一月致黎元洪电）

第二节 护法

山田三岛丸来，三井款不能速。因政府近有佳意，各皆欲待其方针决定而后行。九日约，亦以此滞，然希望佳。现请竭力联陆军。海军当行王统之策，粤将发，鄂赣着速动，沪当图万全，鲁交涉妥。

彼等不来，可速回去，周吴电请万元，济苏用，刻难应之，请电新疆动。（民国五年致上海指示机宜电）

前因沪欲急动，海军已另谋全策。今沪虽先动，亦无妨也。王不必来商，各可相后而动，惟一三舰队兄处切勿接洽为要。（民国五年复陈其美电）

报传驻沪北军调往粤，此军是否同志？如系同志，沪当速发，勿使失此力，如非同志，则当调离后乃发。总望相机而动，切勿错过。并望着粤详报汕事，以备筹援。（民国五年致上海指示相机而动电）

上海发难而后，云贵踵起，竖讨袁之义旗，作共和之保障，此吾人所中夜欣祝者也。惟是云贵局限一隅，胜败之机，尚难解决，故欲缩短战争之期间，保全国家之元气，事半功倍，犹解倒悬，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加以北方健儿，山东豪杰，并起亡秦，指顾间事耳。（民国五年派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告翼鲁晋各省同志书）

甚望此方面能于月内速动，宜急切着手起事，当先取济南，因外交极有希望，彼方已决意倒口，在山东之宪兵警察，已与接洽，可得自由利便，……粤事须得占省垣，方一有大影响，而山东上海方面则不然，云贵战况不佳，须有新生气，以振起全局。（民国五年覆居正函）

现在比较各处形势，不特山东为扼要，且觉最有望，故欲兄以全付精神对之，期以必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广东报告，未所发遣者，不能如其原来之规划。……此次发动，尚无电来，……大抵会党之力尚微，而军队之情太幻，二语可括广东最近之真相。沪上军队，则因袁已取消帝制，颇怀观望，……鄂事，情况至佳……现在弟认济南为至重要地点，若济南一得，弟当亲来。大约得济

南，则两师之军械，一二百万以上之现款，俱可于此间筹取。持此以往，足能号召天下，幸勿忽观。（民国五年覆居正函）

第三节 戡乱

自军政府成立以来，非常发展：四川方面，刘存厚已受此间委任为四川督军，川滇嫌隙，业已泯除，唐元师亲自督师，尅日进取重庆，以扼长江上游，湖南方面，传贼已逃长沙省城，尽为南军所有。（民国六年致邓泽如函）

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文实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其余未来之舰，亦不为彼效命，我已操制海之权矣。国会为民国根本，虽被非法解散，仍可自行召集。现已陆续来粤，不日可足法定人数，组织合法政府，外人定相承认。此时出兵讨叛，事在必成，以西南六省发难，而西北东北，复有响应之约，扬子江流域，本多民党军队，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民国六年南下护法致邓泽如函）

宣战之结果，必以中国为牺牲，维持中立，可免危险，历经详告于诸君子之前。近日德国已向俄国正式提出和议，欧战欲停，所苦者即在丧失领土之国必求恢复，而占据他人领土之国，未肯交还。受损害者要求赔偿，而施害者又不肯赔偿，……必须于未议和之前，解决此领土赔偿二问题。……然而中国一旦加入，此种困难可悉解，则和议可以立成，所难堪者，使人满足，而自为牺牲者耳！然而宣战之不可，加入之无利，无待著龟，犹豫狐疑，恐非至计也。（民国六年忠告两院议员书）

文自率海军将士南来，知非护约法，无以维持国本，非讨国贼，无以荡涤瑕秽；而国会诸君子，亦复心同此理，以为不亟从事组织军政府，非但不能与非法政府相对抗，亦且无从与各友邦相旋族。因是

国会非常会议开会以后，即进而议决军政府组织法，……艰难之际，不敢以谦退鸣高，已于九月十日就职任事。……组织各部不久当可完全成立。……此间一俟基础稍固，即当向沿海各省徐图发展。……倘执事布置就绪，能早日统军东下，将来会师中原，在指顾间耳。（民国六年覆唐继尧函）

日来北方仍以停战晤我，西南各路来电，均谓其绝无诚意，再战之期，当不在远。长江一带，知兄近来多所尽力，兹特请兄专意经理，并望与荆襄黎石两总司令商榷，如宁赣早动，则北寇为不足虑矣。（民国六年派何成濬经营长江军事函）

此次北庭虽标和议之名，然对闽犹竭力遣兵。是盖远交近攻，弱我羽翼之计。诸君主张以在闽北军新增者，先行撤退，为和议之前提，洵为窍要之论。（民国八年覆广州闽籍参议员函）

粤军于停战之后，未能亟谋发展，则固守现势，整顿内部，以待时机，亦策之得者。至筹购新武器，以谋改良，分途并进，亦属当务之急。欲谋异日之发展，必先求内方之充实，庶为不败之道。（民国八年复陈炯明函）

川边地域辽阔，物力充裕，如能善为规划，则异日开拓富力，增进民智，其关系西疆甚重。……此后正宜按其缓急，相机进行，毋以着手之艰杂，而挫进取之壮志。藏番边民，性本淳厚，苟能抚绥得宜，接以诚信，勉以大义，使彼心悦诚服，自渐能乐为我用。至边军苟可联络，亦宜善以待之。（民国八年覆四川安捷指示治军边务函）

蜀中兵事未定，各将领分据要区，整理民致，自非旦夕所能就绪。然规划次第，因势利导，先立规模，然后由渐进行，积以无倦，庶为可治也。沪上和议，因陕战不停，仍在中顿，万一陕军不支，蜀乃首当敌冲，北廷所以全力图陕，原为窥川地步，即蜀之情势棘矣。

兄在川为诸同志及各将领所崇信，宜随时晓以情势，使之捐蠲小嫌，协力互助，以为固圉御侮之计，庶此后相机因应，犹不至仓猝无备，为敌所乘也。……（民国八年覆杨庶堪函）

闽中刻既无战事；自宜固守原防以待解决。惟于此期间，宜更令各将领于部伍，认真训练，俾成劲旅，以备异日之用，尤为切要。盖文视今日之时局，纵能解决，于国事根本，仍丝毫无补，吾党责任，仍丝毫未减，吾诸同志仍宜努力奋斗，负荷艰巨；庶国事可期挽救，前途可谋澄清，此则望兄与诸同志注意不懈者也。（民国八年覆许崇智函）

近日时局仍极晦冥，解决之期，犹豫难定。倘湘西各军能念唇齿相依之谊，推诚联合，成一大团体，并与川中诸同志联为一气，则呼应既灵，声势益振，一旦有事，则可协同动作，一致进行。较之株守方隅，各自为政者，其得失利害相去，何啻霄壤，此兄等所亟宜筹之者也。（民国六年覆林德轩函）

湘西各军，赖兄等与诸同志奋斗不懈，至今卓树一帜，立定根基。此后仍望贯澈主张，努力进取，内之与凤丹德轩诸君，共济艰难，整饬戎行；外之与川鄂同志各军，互为声援，联络一气。形势既固，呼应复灵，一旦有事，自可协同动作，以完吾党救国之责。昔诸葛武侯未出师中原，先擒孟获，今之视昔，情势正复相同。（民国八年覆张学济函）

护法军兴，战争连年，大功未竟，此中大梗，皆由桂贼缘敌为奸，有以致之。自古未有奸人在内，而大将能成功于外者。当今急务，在于先灭桂贼以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出师北上，力争中原耳。（民国八年覆伍毓瑞函）

昔武侯未出中原，先擒孟获，以除内顾之忧，今之桂贼，即孟获也。此贼不破，民国不能生存。是以当今急务，在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向北讨伐耳。（民国八年覆彭素民函）

川局未定，自难兼顾粤东。惟现在川事已告成功，长江形势，因直皖关系，又生变化，所以文意战略上应以攻取长江为第一计划。此时鄂省主客军队甚为复杂，而皖系长江势力，未尽消灭，显有欲罢不能之势。我方若以战胜余威，速组大军，急出宜昌，以图鄂省，乘其混乱之机，不难收复，一方面出陕，以断中原。现陕树藩已在惩办之列，势必归附我方，以取自保，此亦绝好机会。至于对桂，文觉祇以滇中原有军队，守备桂边，即堪巩固。而在湘滇军，再由莫公临时调度，或取桂林，或由常沔出长江，均为现今急要之图。至若规复粤省，粤军方面，犹觉力量未足，故尚在犹豫中。来书谓暂缓奥桂冲突，切实整顿，文甚赞同。（民国九年覆何成濬函）

此次广东出兵广西，仅一月而将广西荡平，……今桂孽既清，吾粤人民自可安居无忧矣。……此不过一时之安，……即当于平桂之后，再做一番工夫，以统一中国。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两湖既促我出兵，则今日之机局，正如天造地设。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且处此偏安，止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现两粤人民，虽得自由幸福之乐，但我国尚有多数同胞，犹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民国十年对北伐军将领演讲）。

备谗川局渐平，至为欣慰。此番粤军功败垂成，深可太息。其尤痛者，则陈炯明以誓共生死之人，而竟出于枭獍之为，使人类伦理灭绝耳。抵沪以来，各方倾向，诚恳逾前，北伐军虽经挫折，实力仍存。许军与各部已入建宁邵武，刻与王永泉协定福州，成功在迩，前

途甚可乐观。……切望努力奠定川局，并预备向外发展，以襄洪业。

（民国十一年覆石青阳函）

旋得捷报，我军已确实占领福州，李厚基遽去，敌之主力及其大部完全溃散，全闽亦指顾可定。……惟原贼得知我军占领闽省消息，即移重兵于东江，并闻有和西战东之诡谋。盖欲利用桂军牵制我师，复冀滇军意志不一，即可以缓和一方面，专力对付一方面也。若我于此时机，统一内部之意志，同时疏通桂人，厚集吾力，从西江顺流而下；美国雄部，郑润琦部，必不敢抗，且将易其观望之态度，而为响应。陈逆无心腹中坚军队为防，则破之易易。要之，彼不能有东西兼顾力量，即为我军恢复返粤最良机会。（民国十一年致张开儒函）

福建今日之外患，不在于北方之赣，而在于粤赣固受北庭命援闽者。然北庭今方为政潮所卷，赣内部且生变化，何暇远图？……惟粤陈之部落割据主义，自知与吾辈国家主义，决不相容，视我军为心腹大患，苟可制我军于死地，任何牺牲，亦所不惜。李厚基在闽遗孽，恃为厚援，即赣省寇闽之计，亦必待陈而后定。倘陈贼朝倒，闽祸可期夕解，想我兄高瞻远瞩，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民国十一年覆王永泉函）

近日吴佩孚在北京政治失败，四面楚歌，欲为自救计，乃纠合其长江之羽党四五万人，以孙传芳为总司令，向福建发展。其初苏齐，赣蔡皆有怀疑反对，近已疏通一致，乌力图闽矣！此我人生死危急之秋，不可不速为逃生也。逃生之道，只有效法南雄退兵之事，假道闽南，直冲潮汕，潮汕一得，则陈内部必立即瓦解无疑。时机紧急，不可终日，稍迟则无路可逃矣。盖臧、陈联合，已发其端，虽未成熟，但他日孙传芳一入闽界，臧必软化，而求陈为之对吴佩孚求恕，而陈

必乐利用其军队以制我也。吴之图闽以自救，乃与有密切之结合，我速击陈，不独可以逃生，且必可破彼之合从，而转危为安。得失之机，间不容髮。务望各同志当机立断，不可半刻迟疑，以解决生死之关头也。福州之地盘，可让与张贞或臧致平，以为借路之代价。至出发及入粤善后费，杨西岩有法筹之，兹着他到来面详一切，现泊汕头之肇和楚豫两舰，必可响应不误也。（民国十年致蒋中正函）

北方全局，已呈瓦解之象，曹吴以利权冲突，恶感日深。黎氏暂拥虚名，难为两姑之妇。张绍曾组阁，本以倒黎，乃以吴氏中梗，覆生礁确，于此可见黎氏固不过旦夕之命，而保洛又不免鹬蚌之争，两大相持，各无成就，徒增祸乱而已。我方与奉、皖推诚相与，形势既佳，而川湘各省亦皆倾附。今为患者，则陈炯明密与吴佩孚勾结，遣孙传芳入赣，协而谋我，我若不趁孙传芳、蔡成勋未臻妥协之际，先行取粤，则陈逆犄角势成，必实行其夹击之诡计。惟有先发讨陈，使孙传芳不及乘我之后，则我可并力前进，一鼓而擒陈逆，粤定而闽乃可固，故已定讨贼军不日回粤，即此意也。更念闽疆新定，治理綦难，排外思潮，日形鼓荡。我辈非力图向外发展，则纓冠之义，恐反滋軫辘之嫌，故事势之来，亦有促我人以不能局促一隅者。我兄高撑远摭，当必烛见于斯，惟未稔善后之图何如耳？（民国十一年促王永泉攻粤函）

闽局新定，治理实难，诸务均须同志慎重将事，庶免流弊。炯明现力诱在闽各军攻赣，一面复唆北军援闽，其计至毒，望转告各军勿为所陷。（民国十一年覆宋渊源转告各军函）

但有为兄略言者，陈贼炯明之阴谋与吾人今后应付之大概方略耳。炯明今日之劲敌在东为汝为，在西为兄与藻林两部，故于东则勾结北军及李厚基旧部，……冀收渔利。于西则唆唐莫赓出而诱胁，涣

我军心。嗾桂军将领之无识者，旁挠中阻，迫令饷弹徒耗，给养无所。复加派重兵，督之使战，犹恐东西不能并敌也，则更矫为东和西战，或东战西和之说，以相炫惑。若东西有一为所愚，则彼各个击破之计逞，其计虽狡，其情固甚怯也。为今之计，惟有以最短期间，东西并举，使陈贼不能兼顾。凡桂军皆修好，避勿与战，即莫赓亦不妨动以利害，以乱其谋。吾意莫赓内虚，未必愿在外滇军之猝返，且为滇军计，与其坐桂境以待毙，孰若回粤以图发展？滇中贫瘠，孰若粤中殷富？争得失于一隅，孰若为国家扶正义？以此晓将士，将士想乐从也。今陈贼兵已尽东西两防，财政奇窘，哗变时虞，而东防之尹赖李各派，西防之一、二、三各师，又均约为我应，大军朝至，贼众必夕溃畔，望兄与藻林速勉图之。（民国十一年覆朱培德函）

此间确报，鸿英欲图害者，实不仅丽堂一人，广东一省，贵部及其他诸同志部队，亦经在彼暗算之列。在鸿英向隶盗阀，久降北虏，其仇贼吾党，破坏西南，无足深怪；独惜此次桂军以义始，徒以鸿英一人之故，几蒙不义之名，外间不察，甚至疑滇桂军皆党于沈，沈愈挟之以市利，殊令人慨叹不置。粤中诸军屡电请讨，谓欲肃清两广内奸，维持护法根据地，如沈鸿英者，决不可不亟谋铲除。……文以士气不可过遏，除恶终宜务尽，业经覆电允可。兄为吾党健者，想不待此书之至，早已磨盾草檄矣。夫乘机以去敌，义立而众归，在昔贤豪之兴，罔不由此。今沈部不过数千，论力则我众彼寡，论理则彼屈我直，胜负之形，无俟交绥而已见，此殆天夺沈魄而至执事于成都。语曰：「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幸速图之。（民国十二年覆刘震寰戡乱函）

第四节 北伐

北伐志在必行，且必大有影响，樊鍾秀所部，数日前已破万安，收降卒一团，闻敌因此，已疲于奔命。大军现尚无款出发，但二日后，必令何雪竹队再出，以继樊之后尘，则敌必更恐慌矣。赵成梁要求若能得枪二千，则无款，亦必出击江西。江西敌甚无斗志，亦无斗力，大军一出，必得江西全省，便可补上海之失。张静江有电催出师江西甚力，亦有宁弃广东亦当为之，此可见各省同志之望我。不可不有以慰之也。此次一出，必能成大功，可无疑义。望兄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江四，则川、湘各军必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否则无论奉直谁胜，西南必亡。际此时能进则存，不进则亡，必然之理也。望兄万勿河汉吾言，幸甚。（民国十三年北伐致蒋中正函）

第五章 战术

第一节 要旨

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能解释当时的战理，……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最新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个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战开始，当时英国士兵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兰搬到非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有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吃亏不小，便学土人的伏地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人打仗，英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士回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都采用它。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民权主义第一讲）

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一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民权主义第五讲）

但武器与战术，固有关系者。以中国论。昔用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自海禁既开之后，与英战，与法战，

与日战，与联军战，未有不败者，非无枪炮，不谙战术故也。苟谙战术，则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国患之；南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彼之所用战术，皆为游勇战术，最能制胜。余亦主张此战术，颇适用于中国…约言之，有五种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麩。……何谓能命中？军除之有无战斗力，以能杀敌与否为断，故命中为第一要件。…此次欧战发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弹，实不知其几万万也。……此种战术，中国决不能学，……若游勇战术则与之相反，彼视子弹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轻施放。……因其子弹只有此数，非遇敌人，则无补充之机会，故不在后方接济，而在取诸前方。……何谓能隐伏？即避弹方法，……使利用地形为人身之屏蔽。……何谓耐劳？此与隐伏相关联者，……隐伏密语就是不动二字，至少须能耐十二小时之劳，直至深夜始可潜行，因子弹之速力，异常快捷，人虽有追风之绝足，必不能过于子弹，走避易为所中，不如耐心隐伏较为安全也。……何谓能走路？现时中国尚未有完全铁道，行军之际，专恃行走，……彼游勇战术，亦即以善走称。……何谓能吃麩？游勇所恃之粮食，即此沙米一种，每人携带十斤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饿，遇有作战时，且无须费造饭时间，此亦为游勇之特长，胜于正式军队者，粮食亦为补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麩，则于行军极为简便，既免飞芻挽粟之苦，而给养又不患烦难也。（民国十一年讲军人精神教育）

第二节 革命

近日西军已发，一举破防城县，众数千人，极得民心，现已全军北趋，以取南宁。黄君兴于同志方面，结合得一新势力，此时尚持重，俟机乃发，如一发则两军合并，广西不难定也。南来苦意经营数月，始得此结果。此军初起而势力甚固。地位甚稳，专俟一取南宁，

则革命军之基础已成，广东长江等响应之师，相继而起，事可大有为也。（民国前五年致宫崎寅藏函）

弟自攻破镇南关之后，默察广西全局，大有可为，月来所图，较前极有进步。……自军兴以来，虏廷调两广之兵，聚于钦州南宁龙州三处，兵数虽近六万，而能战者甚鲜，客军既不习战，巡防各营，则久已有心归附。其能任战者，淮陆荣廷部下四千人而已。……而陆荣廷诸将尤怨虏之滥刑吝赏，故我军中将士得以乘间而运动奏效。现时陆荣廷部下之兵，多来约降。……弟料此军来降，则龙州南宁确可以必破。（民国前四年致邓泽如函）

惟运动之方面，必随时而变，先当动之以大义；不成矣，必再动之以大利。想此两方法，兄等必已试之而无验。然更有一法，则当动之以情谊。……惟用此法，必得多人合力，方易成事。（民国前四年致邓泽如函）

我军于初四日举义省城，新军六千反正，刻尚苦战，胜负未决。现港中同志另谋起各府县之兵，以为响应，需款甚会念，……此役于事前款项太少，初二日向欠款五千，…故党军大队，不能如期进城，否则，一鼓而下之，不必有今日之苦战矣。至吾军有新军六千，尚大有可为，若接济及时，则成功大有可望，救兵如救火，各宜努力为之。（民国前二年致美洲赵公璧函）

故当此之时，旧力已尽，新力未来，正所谓青黄不接之秋，故旧年八省新军约义师，以广东新军为首，则特党人发难于外，而新军响应于内。乃党人以前年十二月，欲筹数万金为盘费，且不能得，故不能及期进城。至旧年正月一日，新军独起，以响应之人，而忽复为发难之人，所以无成。新军败后，党力愈穷，故不得不求于海外华僑

之助…故再入美国，欲筹大款，然后党人新军合力同举，乃不期三月廿九事机泄漏，迫于发动，而新军因去年之变，早被清政府疑忌严防。……不得不作壁上观，而党人虽勇，以力孤而败。……吾党之兵力，非不足恃，欠军财耳。……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故此时只有财政一难题耳，能解决此难题，则其他有如破竹矣。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

（民国前一年覆梁泽生函）

再接再厉，全始全终。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纵使百战百胜而勿骄，即令小败小伤而勿馁。凡我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速而神，自能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帖耳俯首。（民国前一年告同胞文）

第三节护法

自督军坏法，国会解散，民国沦亡，建树义声，拥护约法，实惟西南是赖，川黔之间，本由误会，北兵入蜀，祸等燃眉，唐督军扶义北征，心固无异，而熊镇守使，周师长亦赞成西南义举，力拒吴军，川、滇、黔之和解，既有端绪，此当一致抵御北军为主旨。三省形势相依，军事行动宜求统一，鄙意谓宜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公担任，统率既归于一，庶指臂之效可期。（民国六年通电）

此次滇黔联军攻川，屡奏大捷，倘江津得手，望即会攻重庆，然后顺流东下，而趋武汉，则长江之形势定矣。（民国六年覆王文华电）

逆军之在川湘者，已师徒奔命，将吏逃遁，而奸人犹狡焉思逞，厚集兵援，思欲再战。执事据京襄重地，扼江汉之形势，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若复东取武汉，断敌归路，而西南大兵，奋击于前，更可使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恶未尽，以致奸人迭出，变乱频仍。今兹务定正本清源之策，为一劳永逸之计，……尽诛丑类，永奠民国。（民国六年致黎天才电）

现幸黎石两师，举义荆襄，闻联军亦下重，大江脉络，可望贯通，此实一大转机。望促莫帅，渝事稍定，即分兵东下武汉三镇，桂所必争，倘能为我所有，即形势略定。文于皖洛之郊，亦稍有布置，届时当可并起相应。此间征闽军已定，协和统滇军，竞存统粤军，悦卿统海军，玉堂任联军总指挥，……此后局势，不无挽回之望，惟在吾人奋勉而已。（民国六年致章炳麟函）

泸州已拔甚慰，能不与川军争持，尅日东下，大局庶有裨益，昨得密告，北军仍赓续南来，议和必非诚意。李秀山态度渐近明了，闻有派兵浦口，堵截北兵之事，西南益不孤矣。（民国六年致章炳麟电）

北军内讧，黎石奋起，此时用兵之地，适在中原，倘滇军能顺流东下，会师武汉，则长江下游黄河流域，必更有响应者。斯时破竹之势已成，其所获，视之泸州损失，奚啻倍蓰！况滇为首义之军，安顿于一隅，至劳师之病。且泸州虽拔，两军赓续开战，所损实多，与其重恶感于蜀人，易若就欢迎于湘鄂。望告莫帅，早撤驻沪之师，鼓行而东，期与黎石联络破敌必矣。（民国六年致章炳麟促唐东下电）

张作霖带兵入关，将有奇变，尊意早定大计，诚不容缓。用兵之道，尤贯出奇。武汉北军云集，未易猝攻，宜扬言援鄂，而以精兵攻陕。陈树藩困守西安，不久当遁，会合陕中义军，略定西北，附鄂之背，较易奏功。（民国七年致唐继尧电）

惟用兵总攻坚，尤贵出奇。鄂北军云集，可以智取，难用力攻，若扬言援鄂，而以精兵攻陕，则可附鄂之背，取之自易。现在陈树藩困守西安，旦夕可下。但豫旅刘学亚五营已至潼关华阴，若川军不进，则西安恐垂得而复失，幸速图之。（民国七年致石青阳电）

前者岳州既克，本可乘胜进规武汉，北军如王、范辈已无斗志，何难一鼓而下，乃竟误于议和之说，坐令湘桂联军阻其锐气。今军报传来，岳州复失，长沙因而不守，主张和议之人，实难辞误国之责，亦无以对湘中父老也。执事老成硕望，一言为重，尚希以发蒙振聩为己任。（民国七年覆龙璋函）

倾向我军之南军来告：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所陈不无远见，希迅予酌夺施行。（民国七年致陈炯明电）

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方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潮汕一隅，势必陷于重围，不特战无可战；亦恐守无可守。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而已。（民国七年致陈炯明函）

沪上和议开后，以北庭狡诈，以全力攻陕，故会议仍复顿挫。然北庭所以力图陕者，乃在取得陕以为运输道路，然后得以力制川滇，覆南部将帅之根株，用心甚深。陕苟入北，川即首当其冲，刘存厚辈在汉中一带汲汲备战，其情势可见。兄与蜀中诸同志为吾党健者，想

能悉其诡谋，协力互助，以谋自卫，与陕军联为一致，则前途犹有可为。否则，陕军既溃，蜀之藩篱尽撤，蜀军虽质朴耐战，然器械不利，犹不足与北军久持，幸肝衡大势，协筹方略，以应时机。（民国八年致熊克武函）

第四节 戡乱

协和此次以维持兄之威信，故间道出始兴，所走之路，与广照铁道为平行线，桂贼利用铁道之便，为拦头抄侧尾追之攻击，协和能脱险而至始兴，实天幸也。然始兴亦绝地，桂贼今尚用数倍之众，困而攻之，非速救恐仍不免。昨接兄漾电，具体之言只有以全权委托协和一语。夫协和冒九死一生而蹈绝地，实为兄也当此千钧一髮之时，所望于兄者火速出兵耳，非全权也。况滇军已有一部附李根源，则权已分裂，尚何全之足云。文为大义计，为兄并协和计，已着竞存出兵相救。惟桂贼对于竞存早有戒备，竞存一路恐难达目的。查桂贼之众，现分二大部：一围攻协和，一防制竞存，其老巢则甚空虚。闻桂贼之意为兄之兵力，皆在川粤，且多为李根源勾结，其中必有不为兄用者。彼料云南必不能出兵，故对兄有此轻侮之举。兄为自救计，宜火速出兵百色，其数无论多少，必能夺其胆气，而摇其根本，盖此为彼之弱点也。如兄百色之兵已动，文必令钦一廉乡团并起以援之，而绝西江之交通。如此则彼攻协和防竞存之兵不能不回救老巢，而竞存之阻可消，协和之围可解，便可合攻广州。广州一下，逆军必解体矣。兵法云：「攻其所必救」。今扑其老巢，非兄莫属。而胜负亦在此一着，桂贼灭，而兄之威信乃可复也，望勇决图之。（民国九年致唐继尧电）

海军果确，则省城可袭，北舰可夺，二事得手，功便成，不待粤军回矣；如省城不能袭，只能夺北舰，亦可先握花地河南及黄埔虎

门各要塞，然后功成，令各围攻，节节进取至梧州为止，握而守之。若然得手，则以舰队收三水以下各邑为据，而合水陆进攻西江，如前以待粤军之同，则大功可成也。（民国九年覆李绮庵电）

各路筹备妥当，钦廉可先发，相机自由动作；潮汕次发，与粤军共同动作；广州后发，水陆一致动作。（民国九年覆李绮庵电）

钦廉能起甚佳，竟存不日动，各宜先后继起，舰队若遇被令分防，宜立机集中江门，遇附近各营同时起事，并令少部队与数小舰进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断其交通之路。以大队水陆并进，取香山顺德握而守之。以容奇为舰队根据，以大良为步队大营，以甘竹勒楼黄连紫坭采蕉门一带之水为防线，水陆军握而守之。为持久计，此防布置妥当，即分军进取虎门东莞石龙一带为右翼，以绝彼东江之交通。然后分东西路，水陆夹攻：西路取道官窑石门水路，以攻石井，东路取道广九铁路，进攻长江九山各炮台，得手进攻河南花地，与西路联络，而包围佛山陈村敌军，尽缴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民国九年致李绮庵电）

而立功主要在破敌多少论，不以得地广狭论，若得地而不能进取者，亦以无功论。虽无地而能游击四方以破敌者，论功有加，幸兄等本此意以进行。……未破省垣之先，当注重两要点：一为长洲炮台，此当与海军疏通，然后占领为根据地，以重兵守之。此事常与邓鼎峰合作。二为尽夺其内河炮船，以控制各江之交通，而尤以绝塞西江为重，务使由三水至梧州，皆入我势力之下，始能达此两目的，则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民国九年致季安邦李绮庵电）

惟主要目的，在扫平广西，以扑桂林为第一着，对于辰州之军队，取切实联络，对于洪淑之军队，可收用者尽先收用，其不可收用

而必须征服者，则须以全力于最短期间击破之，勿招前此之失败。

（民国九年致湖南廖湘芸函）

湘之外敌，北兵也，其隐患则桂系也。某尝谓欲达护法之宗旨，非先清西南内部不为功，欲复湖南之湖南，尤非打破桂系努力不为功。……闻莫虞已决定从滇边进兵，贵州亦已携手，粤人恨桂实深，竟存更不能不急速回戈，惟湘当其中，须与首尾相应。鄙意以为当由竞存先发而湘为应援，滇黔更以精兵覆其巢穴，如此则桂必败亡，而大局可望有根本解决。（民国九年促谭延闿函）

惟联络军队须协同一致，不可分岐，一有分岐，则彼辈必借以居奇，必致两失效力。（民国九年致陈永惠函）

桂贼集大兵于东江，欲先发制人，有进击竞存势，照兄所见，桂贼有此胆略否？……。然桂贼敢进攻与否，所关吾人计划甚大，此层务要切实确查详报也。（民国九年覆梅放洲函）

务使桂贼无暇布置，顾此失彼，……若稍迟顿，则彼挟两省之力，防御易固，攻之难破，而我方乃适中老师费财之病，此时机之不可不争者也。（民国九年促姚雨平函）

此后重大战争，自在惠州，桂军虽各方麇集，然意志尚未统一。且又顾虑滇军及退部之钦廉军官，……使我军乘胜急进，贼又必以潮汕之草木皆兵矣。此次我军本处有进无在之势，故惟有扫除顾虑，迅赴时机耳。（民国九年促邓铿函）

惟桂贼已倾，老巢精锐，尽赴惠广，图最后抗拒，其濒湘一带，皆极空虚。以现在形势，祇令在湘滇军移师攻之，已足制其死命。

（民国九年致唐继尧书）

粤省当局以海军徘徊，故魏李不能急攻逐莫，桂贼知后方动摇，则亟以死力反攻粤军，欲令我军受创，且不能分力援省，彼乃回兵图魏李，故连日粤军不甚得手。此为成败紧急之关头，盖彼已首尾受敌，我有全胜之势。惟粤军久战甚疲，彼亦窥我弱点，若一粤军无助，则彼贼得伸缩自如，渡过难关，转败为胜。目前救急之着，专在麾下，有如欧战，美国援师一到，德人即溃败无余。以两方战俱疲，故生力精锐之援师，成功至大。闽粤安危一体，臧师五旅早办助防，……臧师善战，尤为桂军所畏惧。……敬望麾下速电令臧师出发。……粤军得此，则破贼无疑，……省局亦迎刃而解。（民国九年致李厚基电）

今日闽粤共存之计，惟有催促臧师五旅同时并进，火速攻破惠州，使桂贼重兵溃败，粤垣大局，定见解决，则海军无援，其势亦必不敢逞。兵法有以攻为守者，此类是也。（民国九年致李厚基电）

集中全力，速趋省城为上策；集中至力，以扑灭麻子为中策；缩短战线，扼要固守，以保势力，而待援军，亦为一策。惟不忍舍去地土，与敌相持，分薄兵力，则为下策。（民国九年覆陈炯明电）

桂贼防区缩小，不难负固，旷日持久，危险滋多，倘此功败垂成，不特粤人永叛，西南局势，遂全入强盗范围，我虽欲保有滇川黔三省，而滇与桂接，黔与湘连，处处受其威胁。川省尤为内忧外患之地，更无法可以控制，此则西南之不归消灭者几希矣。故文对于两广问题，实不关系于粤人治粤之观念，乃欲从此以行西南之根本解决，……今川局已定，而粤局又正在全胜之势，若不逞此以全力促成西南之统一，则数年护法之役，将属徒劳，……文意终以速调在湘滇军，就近反攻为宜。（民国九年促李烈钧函）

惟桂贼迭经败溃，势必退归老巢，若由粤军一方面追击扫除不易，必须桂军趁其惊魂未定之际，猝加一击，则可全然消灭。否则，彼收山之计已完，必多费力矣。（民国九年促杨益谦函）

惟桂贼遗孽甚众，老巢不覆，难免收山，务趁其喘息未定布置未周之际，……扫穴犁庭，则西南匪患可绝，乃可以达到吾人救国目的。（民国九年促林修梅函）

粤中自粤军鏖战惠州，桂省老巢调遣一空，甚望贵省所派大军兼程并进，犁庭扫穴……大功之成，不特粤人受赐，国家实利赖之。（民国九年劝赵恒惕进攻广西函）

北方局势变化以来，国事愈不可问，吾人欲伸张正义，不得不驱除障碍，以利进行，现鄂中正有所图，先生曾驻节彼间，情形熟习，请即与各方面极力联络，待时而动。（民国九年致亮章函）

熊氏附桂，破坏大局。得兄等协力讨伐，此功甚巨。惟川祸连年，皆因内讧，非力图向外发展，终无宁谧之日。刻下粤军极为得手，……粤局不难解决，此后长江形势，或有变动则须调贵部出川，……务必舍去川中一切，直趋武汉，必可以达吾等远大之目的也。（民国九年覆石青阳函）

尚望飞檄在途各军，兼程并进，促粤之成，绝湘之患。且湘省财少兵多，亦当以向外发展为善后要策，所谓攘外而安内也。（民国九年促谭延闿函）

现所组织，既已达十八营以上，所请改称救国第八军，自可照准。应即立行进攻南宁，以覆敌人老巢。此时桂贼倾巢来粤，乘虚而入，自易得手，勿稍徘徊。（民国九年命陈自先函）

贵军即可称为讨桂军，以免牵混，至移师计划，兄可相机行之。…现粤事已可结束，协和得由黔入湘，前月廿九到遵义，吕汉章石青阳卢锡卿三军，亦有暂抛川局之计划，兄函宜联络湘中同志统一湘西，与协和一致行动，并速派人与吕、石、卢联格，团成一片，巩固实力，然后相机解决大局。（民国九年指示林修梅函）

熊氏已走，川局自可大定，今后惟望主客各军，极端融洽，则可分数路出兵，一由川中编定大军，东下宜昌，进规武汉；一由滇中连合贵州，出兵百色及柳州；一由在湘滇军直扑桂林。如是则南征北伐，所向必胜，天下不难定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望转达莫公速图之。（民国九年致川中何氏畏函）

今桂贼就歼，西南奠定，正宜移师北指，扫荡群魔。顾六师一发，饷精宜充，百政待兴，费用尤巨。热心之士，特组织中央筹饷会，筹集义捐，以济国家之急。（民国十年致海外同志电）

文意如解决湘事时机成熟，则以速定湘局为宜；若时机尚未成熟，则宜合益之所部退驻桂林，与在桂林之滇军及刘震寰、黄明堂等部联络，相机进行，是所至要。汝为登同子荫等部，现驻赣东，将图入闽，将来拟定攻闽总计划，分路进兵，以期破贼，亦当奉达兄处。（民国十一年致陈嘉祐函）

湘军之能否奋取，首在消灭其惧吴之念，确知直军不能深入，至后乃有敢为之气，款项似犹其次也。（民国十一年复周震麟函）

绍基已亲率五千精锐出击淡水，兄之后方，断无危险。少泉闻博罗被阗，非常焦急，已征集所有赶速出发，大约两日后可到。信之亦以全部来援，大约三日后，其他西北江各队，亦陆续调来。今日省城已运到米粮四十万斤，余尚陆续运来。此次东江之事，无人不焦急万分，断无见危不救，想不出十日，贼必消灭。我俟各军出发后，当

再来梅湖亲督攻城，故望兄急调一队，渡白沙堆，一以绝敌人后路，一可保我航线。闻敌仁粮食辐重，皆在风门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夺之，则博围可解，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民国十二年覆刘震寰函）

速由无线电传令永丰舰舰长：澳头我军退却，但两日后可恢复，现杨总司令希闵率率滇军由龙岗出击淡水平山之敌，该舰长搜击海上偷渡之敌，毋使漏网，并相机与杨总司令联络，协同动作。若无线电不通，着盐运使派安北舰传令，并助永丰击敌，再绍基已赴龙岗淡水矣。（民国十二年嘱胡汉民电）

我正与左翼军方得大胜，而蒋信之忽败至平湖，事殊可怪，望显丞抽一劲部抄敌人后路为要。（民国十二年致许崇智电）

现闽疆全定，汝为军队，亦积极准备回粤，滇桂军业经奉令联合第一、三、四等师，直下西江，距肇庆祇数十里，逆军业有土崩之象，不日即可解决。粤疆一定，大局必随之而变化，切希预备方策以赴时机，成功未远也。（民国十二年覆张敬尧函）

佩孚之有今日，则实曩日之舆论为之。故居今日，欲灭佩孚，仍非先转舆论不易为功也。且宣传主义，以为义师之导，较之徒恃武力，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民国十二年覆北京学生联合会书）

川军因内讧过深，即引吴者亦非本怀，此时已渐酝酿逐吴之谋，顷已派人前往开说，大要不至无望。反吴军队，如熊、但、石、汤诸人，尚余军额三四万，足以一战。其中立诸军，仍可望结合，尊旨不难达到。沈逆自攻省溃败后，乃集全力于西北两江；直军两旅，加入作战，初颇顽强，我军小挫。三十日军田、银盏坳之役，我军拼死力战，已将直旅击溃，下能成军。其后方与张克瑶一旅，闻已爽胆，不

敢递进矣。……吴贼造孽已极其能事，天不助乱，我幸而获胜，此后万端待理，大局底定，更未知何日？（民国十二年致张作霖函）

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嗾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一年以来，……由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力，得以复还。……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民国十二年致张作霖函）

第五节 北伐

闻仲恺说，械船到时，拟在金星门内起卸，以避耳目，我以为不必如此。若为避人耳目计，则金星门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门之对面即伶仃阁，该关有望楼，有缉艇，凡到金星门附近之船，无一目了然，实在不能避而反露。我们欲规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舰之干涉，因英舰已视此等海面为其范围，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门外，年年淤浅，此时之水路，当较数年前海图，必差数尺，恐致搁浅，此二不可也。又在该处搬运，实花费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风雨盗贼之危险，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来黄埔，公然起卸为妙，而以此为一试验。若英国干涉，我至少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望后日。如不干涉，则我安心以策将来，若往他处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六）

前李縻将军要取手机枪拾八枝，为配甲车之用，务要照发，不可令学生带来，借用一时而又带回去，此殊失李将军之望。李君专长

甲车战术，一切须由其配备，乃能灵捷，且敌人已来窥翁源、河头，欲断我省韶铁路之交通，我日内往韶关，则此铁路之防备，更为急要。务望将手机枪及驳壳枪，一齐交与卢振柳带回，俾李将军得以配备后方防卫，至要，切勿延误。（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三）

函电皆悉，今先答函枪弹运韶，决不瓜分各军，乃用来练我卫队之用。汝为亦不能给以一枝。如有必要；只可将黄埔前时之枪给他，此八千一式之枪，一枝不可分散，到韶后甚多地方可以贮藏，我在此断无人敢起心来抢也。至于运来时途上之保护，只在黄沙一段要小心，其他一路，则甲车与数百人便足可由学生任之。黄沙并小坪一带，可用张民达之队以保护之。其法着张假作出发照关，集于车站，黄沙大部，小坪小部，布置妥当，枪弹即上车，与学生同来便可。……答电如下：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有某军欲劫械，……故暂宜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或更邀汝为同带其可用之部队齐来尤好，望为商之。（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九）

其他之事，兄所见甚是。至于北伐出兵，此间自樊部出发而后，已使赣敌疲于奔命。昨日何雪竹部，始能继续出发，如此出兵，当然正犯兵家各个击破之所忌。然樊钟秀竟然冒此忌而出，未见敌有何能力击破也。吾料湘军与朱部一出，则赣南全部，必为我有也。（民国十三年致蒋中正函之八）

本大元帅夙以讨贼戡乱为职志，十年之秋，视师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师江右，所欲为国民翦此蠹贼。不属宵小窃发，师行顿挫，遂不得不从事扫除内孽，绥缉乱余。今者烽烟虽未靖于东江，而大战

之机，已发于东南，渐及东北，不能不权其缓急轻重。古人有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故遂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此战酝酿于去岁之秋，而爆发于今日。……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摧军阀，实现民治。十三年丧乱之局，于兹救平，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强，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民国十三年为讨伐曹吴告军民文）